

原來是只狼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查

原 來 是 只 狼

※

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北京方四12條光緒第11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號

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總經售

※

787×1092 1/32 1印張 12,000字

1956年8月北京第1版 195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150,000 定價(4)0.09元

目 次

原來是只狼·····	1
玉米穗的秘密·····	6
兩個坏蛋·····	8
死了六头牲口·····	13
假積極·····	
老底子被揭穿了·····	
馬为什么瘦·····	

原來是只狼

鑽進來了

双城縣永丰第一農業社，是在黃永德互助組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，黃永德是黑龍江省的勞動模範。自從一九五三年春天建社以來，在黃永德的領導下，社員們奔向社會主義的勁頭很足，已經成為全村走向合作化的榜樣。但是，有一個壞分子鑽到這兒來了。

這個壞蛋叫做安文治，日本鬼子占領東北的時候，他仗着他的兒子安雨亭當偽警，在村中無法無天，經常打罵長工，不給勞工錢，並且還污辱婦女。解放後，安文治看見情況不好，在一九四七年逃跑到外地，躲了一年多。一九四八年，他又偷偷跑回來了。

~~安文治~~回到村里後，假裝老實躲起來。但是他想趁他兒子在土改時被槍斃，心裡老是想著要報仇。他想：“你們打死我兒子，好比抽了我一根大梁。想什麼辦法也得報仇，要不，就是死我也不甘心！”

在永丰社建社的時候，審查社員入社條件不很嚴

格，安文治申請入社，有些人認為他从前虽然被管制过，現在改造好了，于是便馬馬虎虎批准了他。安文治这个坏蛋，就这样混進了永丰社。

乘机破坏

安文治入社之后，就开始進行反革命活动了。他在社务委員和羣众面前，总是大吵大嚷的，說这个農具必須好好修理，那个農具沒有保管好，有时还假裝積極，把放在外边的農具收拾收拾。一來二去，有些社委和羣众便被他騙了，都認為他老实，能幹。

在一九五三年剷地的时候，安文治故意大声說：“大家把地头的草攞一攞，省得荒地呀！”但是在背后，他却故意把豆子剷掉。副業委員看見他把豆子剷掉，当时便批評他，但是他說眼睛不好，便輕輕躲过了。

害死五十头牲口

永丰第一社在建社不久，向銀行借了三千多元，買了三十一头牛，想發展牧畜業。

社里買來牛以后，安文治又想起了一个坏主意。他到处对人說：“牛倌放牛不經心，不往有好草的地方赶，將來把牛都放瘦啦！”跟着他又說他年歲大，眼睛不好，不能幹重活，要求放牛。社里也沒有好好考慮，便



把这件工作交给他了。

安文治做了牛倌后，鬼花样更多了。每天早上他把牛放出圈的时候，老是大声吆喝，恐怕别人不知道。但是在背后，他把一个铜圈拴在绳子上做鞭子，专门打有了牛犊的母牛的肚子。他一边打牛，一边说：“打死一个少一个！”不多日子，就给他打掉十个牛犊子。一直到铜圈落到牛身上蹦回来，把他脑袋打了一个疙瘩，社里才知道他用这样的鞭子，但打掉牛犊的事，社里还不知道。

永乐区这地方雨水多，村子里的泥塘，牲口到了那里容易陷进去，他看见这是一个害牛的好地方，便故意把牛赶到那里去。有一天上午，有两头小牛被泥塘陷

住了，他假裝沒看見，就趕着牛羣回家去。有一个小牛倌以为他真沒有看見，好意告訴他：“你們的牛陷住啦！”但是安文治只隨便應了一句：“知道啦，晚上再來趕！”下午他又到別處放牛去了。一天一夜的功夫，就把兩頭小牛活活地陷死了。第二天，安文治正在那里得意地看那兩頭死牛，被外村農民唐臣厚看見了，他怕唐臣厚告訴社里，就將一頭死牛送給他，并且說：“你把它殺了吃吧，我不說誰也不知道。”有一次又有一頭小牛陷在泥塘里，他不但不往外拉，還活活把牛打死了。

社里的幹部和社員，每天只顧忙着生產，牛飼養得怎麼樣，從來沒人問過；牛在泥塘里陷死的事，社里也不知道，一直到唐臣厚把牛皮送來，社里才知道牛死的事。



安文治看見社里對牛死的事並沒有追查，胆就更
大起來。從村子到鐵道那邊有兩條道，要是從雙洞橋
下面走過，有三尺多深的水，春、秋兩季水很涼，牛趟水
容易受病，但是他偏偏趕牛從那里走過，他還笑着說：
“這是給牛洗澡呢！”在水已經快結冰的時候，他還把牛
往那里趕，有的小牛因為受涼死了。他得意地說：“死
得越多越好！”這麼幹他還覺得不夠，還老把牛趕到草
已經吃完的地方和爛泥塘里去。因為牛吃不著草，喝
不到水，牛瘦得不能生牛犢了，很多乳牛沒下犢。有的
小牛因為生下來就沒奶吃，一年就餓死三頭小牛。有
時牛在有水的地方吃完草，他也不讓它到干的地方來，
很多牛因此得了病，病死二十多頭。一年多的時間，總
共被這個壞蛋害死了五十頭牛。

一個詭計

安文治的壞心眼還多着呢！他還想出了一個一舉
兩得的破壞辦法。在永豐社附近有人造林，在地上種
着很多樹苗，安文治老是把牛往那里趕，這樣不但那羣
牛會把那些樹苗吃光，還借此來破壞農業社和黃永德
的威信。林業委員見他把牛趕到那里去批評他，他說
是黃永德叫他放的。外村的農民因此對黃永德非常不
滿，黨支部知道這件事後，在支部大會上批評黃永德，

才知道黃永德沒有叫他到那里放牛。從此，才揭破了安文治的鬼把戲，才發現这个大坏蛋！

（本文原載一九五五年八月十日“黑龍江青年報”，丁國良、賈永春作。本文本社選用時，編者曾作了一些刪節。）

玉米穗的秘密

河南滎陽縣三区，有个地主叫趙來，在土地改革的時候，只分了他的一些土地和房屋，並沒有斗爭他。他能說會道，過去不常在家，表面看來又很和善，所以一般羣眾都以為他是一個好人。

趙來原來是個面善心惡的坏家伙。他經常用錢拉攏一個落后社員馬坤，打听農業社里的情况，想進行破坏活動。馬坤認為趙來平時為人和善，常常和他一塊談論。今年秋季，村里羣眾對護秋工作不很重視，認為大家都有飯吃了，不會有人去偷庄稼的。不但單幹戶和互助組沒有人去護秋，連農業社里也沒打算護秋。不過農業社的社長對庄稼還關心，每天夜里叫六個社員去護秋。誰知這六個人也沒有把護秋當成個事，有時不去，有時吃完晚飯走一趟就算了。地主趙來從馬坤口里打聽到這些底細，就抓住這個空子，進行破坏活動了。每天晚上后半夜，他拿着個麻袋到社里的玉米



地里偷玉米穗。他想：这样天天偷下去，將來社里的收入一定減少，社員就会对社不滿，農業社便垮台了。

九月二十三日，天还没有亮，他又从地里背着一个大麻袋回家來，誰知麻袋口有些玉米穗露在外面，被早晨起來給小孩請医生的張九碰上了。

張九看到这个情况，馬上到鄉政府报告鄉長。鄉長本來知道社里的玉米被偷了几次，可沒有想到是地主趙來偷的。于是，他就去找党支部書記、社長等几个幹部商量。有的說：趙來前几天还說：“天不明不出門”，怎么会是

他偷的？有的說，趙來这个人还老实……都說他不会作这样的事。不过社里丢的玉米穗太多了，張九又親眼看見，所以在幹部会上才决定，先到趙來家看看再說。

趙來家只有一个窖洞，牲口也喂在里边。幹部們進洞里一看，什么也沒有。趙來見幹部進來，又是讓坐，又是叫抽烟，表面上一点也不驚慌，和往常一样。只有他的老婆呆呆地站在一边，偷看盛草的池子。有一个幹部覺得奇怪，便起來到草地跟前用手向下一摸，摸到一大把玉米穗子。他把上边的草扒开，便看見約有兩麻袋的玉米穗。幹部們再向洞里搜查，發現牲口糞坑上有新盖的糞土。他們扒开來看，也是玉米穗。这时，趙來才算是沒有話說了。幹部們追問了好久，他才供出他偷社里玉米穗的經過，說出他收買社員馬坤打听社里情况，破坏合作社生產的罪惡活动。

（原載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二日“河南日报”，胡幸作。）

兩個坏蛋

平順縣西溝鄉金星生產合作社，是劳动模范李順达領導的。金星社自从一九五一年建社以來，已經成为全國農業合作社的榜样。最近，平順縣公安局在这个社里，發現了兩個大坏蛋。

西溝鄉有一個壞蛋叫張來全，抗日戰爭時期，他勾結了國民黨反動派，破壞抗日民主根據地。到一九四四年，張來全因為貪污，才被羣眾打倒。但是，他並不死心。他在一九五〇年，又打擊村長，想奪取村政權。人民政府發覺後，把他逮捕了。當時，沒有追查他的罪惡，把他教育教育後，就釋放了。

西溝鄉還有一個壞蛋叫張扁則，張扁則同他的哥哥，在一九四一年就開始反革命活動，把幹部名單送給國民黨匪幫，還在我們根據地亂造謠言。他們的罪惡活動，在一九四三年被人民政府發覺。張扁則的哥哥因為是國民黨一個情報站的頭子，被槍斃了；張扁則因為只是從犯，得到寬大處理。

一九五一年冬天，李順達領導的互助組準備建社的時候，張來全他們假裝積極，要求入社。當時，黨支部和社里有些人因為思想麻痺，吸收他們入了社。他們剛剛入社的時候，表現得很積極。於是，社里有些人就到處說：“他們兩人進步了，又能幹，又好領導。”不久，張扁則當上了生產小組長。後來，他又被提升為生產大隊長，還當了社務委員。張來全做了社里的會計，後來他還騙得了勞動模範的稱號。

張來全他們兩人鑽進金星社後沒有好久，就進行反革命活動了。他們當着李順達的面，老是說他的好



話，在評分的時候，又故意向他賣好。有一次，評李順達的勞動日的時候，別人都說一百個勞動日便夠了，可是他們兩人說要定為一百七十个工，還說，就是定二百個勞動日也不算多。可是在背後，

他們就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了。一九五二年冬天，有一次下了大雪，社里動員羣眾去掃雪。這一天，李順達因為有別的事情，沒時間去掃雪。張來全就在羣眾面前說，李順達現在是勞動模範了，哪里還能來掃雪？一九五二年，李順達從蘇聯參觀回來，把蘇聯朋友送給他的東西換成毛巾，分送給社內的生產模範。張扁則知道了便說：“這是哄人哩，順達只是為了好看好聽。一條毛巾有什麼了不起，還不如一塊孝布。”

李順達是黨支部書記，張來全他們兩人想挑撥他和副書記馬玉興的關係。一九五二年，他們在馬玉興的面前，說李順達和支部委員宋金山是親戚；在李順達

的面前，他們又想打击馬玉兴。一九五四年一月，縣里召开了一个互助合作代表會議，馬玉兴因为有別的事情，沒有去参加。張扁則就在李順达面前說：“馬玉兴是副書記，都随便不去开会，往后羣众該怎么样呢？”后來，他又到馬玉兴那里說：“你沒有去开会，順达对你非常有意見，要开会整你。你最好赶快准备准备吧。”这样，便引起馬玉兴同志对李順达有些不滿。

張來全他們的坏主意还多着呢。有一次，縣里派陈杰同志到西溝鄉帮助工作。有一个时候，陈杰不大想在山区工作，張來全知道了，就对陈杰說：“你要是个共產黨員，就会把你調走；就是不把你調走，也会提拔你；你要不是个共產黨員，就是做死了也沒有人知道。”等到区委会派張开基去做西溝鄉支部書記的时候，張扁則又对陈杰說：“今年的陈杰可和往年的陈杰不同了，再也不能作主啦。”他們就是用这样的話來挑撥。

張來全他們还想破坏貧農和中農的团結。張來全故意給貧苦社員少記工分，少分粮食。一九五三年，因为張來全給十六戶貧農少分粮食，因此，有七戶社員因为生活困难，要想退社。張來全还改了貧農路文全的粮食賬，使路文全減少五百斤粮食的收入。路文全劳动了一年，分得的粮食很少，他去找張來全算賬，張來全还說他欠一百多斤粮食。路文全的老婆急得跳了

井。張來全他們做的，就是這些沒有良心的事情。

張來全他們還破壞生產呢，他們首先破壞合作社的生產計劃。一九五四年春耕的時候，張扁則故意推遲下種時間，使合作社的收成減少。

說到破壞合作社內公共財產的事，張來全他們做的坏事更多了。他們不但毒死社里的牛羊，在買牲口的時候，還故意買一些病牲口，因此牲口得了傳染病，死了許多頭牲口。

張來全他們還故意把賬目弄亂，貪污了一百多元。

在實行統購統銷的時候，羣眾說增產糧食，可以賣給國家，支援解放台灣。張扁則對社員們說：“咱村這几顆糧食，國家要不要也沒有關係。”在征兵的時候，正好勞動模范申紀蘭的愛人在部隊立了功，大家正準備向她慶功，但是張扁則又在旁邊說些個落后話，他們還散布謠言，想阻止青年应征。在發行公債的時候，他們還要破壞呢！

但是，反革命分子的活動，是騙不過羣眾的眼睛的。一九五四年村里宣傳總路綫的時候，發覺張來全和張扁則有破壞黨內團結的活動。縣里的公安局查了許久，最後終於把他們兩人的全部反革命活動查明，把他們逮捕起來了。

（本文原文“比殺人還狠，比放火還毒”，蕭林、潔民作。）

死了六头牲口

去年十月八日，彭村先進互助組一天死了六头牲口。开始是大槽上的四头牲口有了毛病，組員們就把这四头牲口牽出去，同时把小槽上的兩头牛，牽到大槽去喂。不一会，这四头牲口死了，那兩头牛又有了毛病，不久，也死了。他們檢查后，發現大槽里有紅信，牲口是被毒死的。

这些毒藥是誰下的呢？

先進組是彭村第一个常年互助組，一九五三年春天，由農民梁永礼和梁永才領導的兩個臨時互助組合并成立的。当时，就开始实行評分記工，到了一九五四年春天，他們組实行牲口合槽，准备秋后轉成農業生產合作社。彭村的農民，以前听幹部說过外村建立了許多農業社，还說農業合作化的道路是大家共同富裕的道路。但是，因為他們沒有親眼看到过，思想上还有很多顧慮。彭村的農民对先進互助組的希望很大，他們希望先進組能办好，用事实証明这是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，然后再跟着它走。

先進互助組成立后，引起了地主富農以及其他坏分子的仇視。躲在彭村的反革命分子馬文春，解放前

曾經当过國民党的軍官，做了許多坏事情。解放后，他假裝積極，鑽到我們村里來，当了村支部的書記，他和当时的村長坏分子趙安雪勾結，破坏过土地改革运动。一九五三年貫徹总路綫后，趙永賢和梁永礼領導組織了兩個互助組。馬文春这时假裝積極，組織了一个八个戶的假互助組，暗地里还造謠挑撥，想折散趙永賢他們这个互助組。馬文春对趙永賢說：“你还和趙安林在一塊互助呢，那人手腕多高哇，他不和他本家在一塊互助，和你在一塊互助，你可得防备点啊！”他又对梁永礼說：“咱們都是火脾气，急过去就完了，人家永才是心里作事呢！”他反過來又对梁永才說：“你为什么和永礼在一塊互助呢，看他那个脾气！”同时，还向羣众說：“咱村和別村不一样，咱村办社办不好。”可是，这些陰謀詭計並沒有起什么大的作用，那兩個互助組还是办得一天比一天好。但是，馬文春还没有死心。梁永礼互助組准备轉社的时候，馬文春更加仇恨，他說：“轉社！我叫你們轉不成。”

正当馬文春一心想着破坏先進組的时候，这个村的反动富農馬玉林，也正在盤算着如何破坏先進組的事。馬玉林在一九五一年土地改革的时候，曾經被斗争过。梁永礼在斗争馬玉林的时候，伙分了他的一匹馬。馬玉林从此怀恨在心，时时想报复他。